

一部将革命、谍战、历史等多元呈现的抗战传奇

汪海林 ◎ 著

爱国者

监狱风云 | 谍影重重 | 雪山老林抗战

PATRIOT

书名题字
去 華 穎

中国工人出版社

爱国者

汪海林◎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国者 / 汪海林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008-7004-3

I. ①爱…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0148号

爱国者

出版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葛忠雨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销 各地书店

印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245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陷阱	/ 1
第二章	相遇	/ 8
第三章	交锋	/ 17
第四章	疑云	/ 26
第五章	失守	/ 34
第六章	叛徒	/ 45
第七章	出关	/ 54
第八章	会合	/ 59
第九章	萌芽	/ 69
第十章	设伏	/ 80
第十一章	传承	/ 88

第十二章	抗 争	/ 99
第十三章	牺 牲	/ 109
第十四章	武 装	/ 118
第十五章	虎 符	/ 129
第十六章	扩 充	/ 136
第十七章	行 动	/ 143
第十八章	兄 弟	/ 149
第十九章	钓 鱼	/ 159
第二十章	暴 露	/ 166
第二十一章	考 验	/ 172
第二十二章	突 围	/ 176
第二十三章	信 仰	/ 180
第二十四章	反 间	/ 186
第二十五章	救 援	/ 190
第二十六章	寒 冬	/ 198
第二十七章	坚 持	/ 204
第二十八章	铁 军	/ 212
第二十九章	计 划	/ 219
第三十章	死 斗	/ 229

第一章 陷阱

1931年8月的沈阳。

这一天，沈阳的雨夜似乎格外寒冷。

突然，“嗒嗒嗒”的声音打破了雨夜的静谧，一阵皮靴踏水的声音从狭窄的街道尽头传来。原来是一队日本宪兵。他们披着雨衣，戴着钢盔，面无表情。

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这队日本宪兵却在巷子里停下了脚步。在他们的正前方，迎面走来了一支东北军巡逻队。

带领日本宪兵的是个少尉，他不屑地扫了一眼东北军，然后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小伙子身上。

这个小伙子是东北军的少校，名叫冯超。他毫不退缩地盯着日本少尉，眼神里充满无畏。

日本少尉轻视地笑了一下，领着宪兵继续行进，眼看两支巡逻队就要擦肩而过，他却打开手中的电筒，一脸玩味地晃着东北军士

兵的眼。

有样学样，其他日本兵也笑嘻嘻地打开了电筒，一边啐着，一边在东北军士兵的脸上乱晃着。

东北军士兵血气方刚，哪能忍得了这样的羞辱？他们纷纷攥紧了步枪带，一名士兵悄悄把自己的步枪下了肩，打算跟这帮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霎时间，气氛变得剑拔弩张。

这时，一只手从把枪下了肩的士兵的背后出现，步枪被拉回肩上。士兵气愤地回头一看，原来是咬着嘴唇的冯超。

他下令道：“听我口令！保持前进……”

冯超这么做并不是胆小，而是国民政府为防日军蓄意挑起冲突，严惩各部中国军人，遇日军滋事，须尽可能息事宁人。正如日军少尉所说，丢人的并非东北军人，而是他们的政府。

与此同时，中共东北特科成员刘沛，正在火车站私贴工运传单。突然，一声尖锐的汽笛响彻站台，刘沛发现有两个持枪的特务，正向他疾步走来……

“再跑开枪了！举起手来！趴在墙上！”特务追上逃跑的刘沛，一番争斗后，特务从刘沛身上搜出了工运传单。

眼看刘沛就要被抓，一道闪电划过天空。在一瞬的光亮后，四周再度陷入漆黑。一道刺眼的手电筒长光迎面射来，照得刘沛和特务睁不开眼睛。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出现在三人面前：“怎么回事？”

特务看到来人的穿着，立刻卑躬屈膝道：“报告巡查长，抓了个工运分子。”

巡查长不耐烦地给了刘沛一个耳光，然后示意巡查员把人带走。

特务急忙辩解，称人是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抓到的，如果要带人，需要打电话请示上级。

一阵火车进站的汽笛声再次响彻站台，巡查长跟身边的巡查员交换了眼神。突然，刘沛卧倒在地，巡查长掏出手枪瞬间击毙了两个特务，然后摸出钥匙，给刘沛打开了手铐。

“瘪犊子，你真往死里抽啊！”刘沛笑着摸摸脸。

巡查长微笑，摘掉了脸上的伪装。原来，他是假扮巡查长的中央特科成员——宋烟桥。

再看教堂门口，出现一队奉命端掉中共地下党联络站的日本警察，为首的是横烟与他的学生岸谷。神父陈思远，正是他们的目标。横烟打算通过陈思远，找到他们的追捕对象——颜红光。

陈思远当然知道横烟的目的，他逃出了教堂，并且与日本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奈何寡不敌众，还是栽在了横烟的手里。

陈思远被横烟送进了医院，而岸谷他们则继续蹲守在教堂，等待那个与陈思远接头的人。

另一边，被宋烟桥救下的刘沛，将宋烟桥带到了自己家中。刘沛的儿子刘小毛透露出自己对颜红光的崇敬，于是宋烟桥开始教刘小毛“打架”。

刘沛哑哑嘴，怪宋烟桥教坏他儿子，还说自己只想让儿子远离打打杀杀。

宋烟桥却冷漠地告诉他，革命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苦难。

刘沛无意与宋烟桥争辩，宋烟桥拿出瓶洋酒递给刘沛，并告诉

他：“上级认为，老王被捕，和颜红光有关联。我已经向中央提议，找到颜红光，争取让颜红光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斗争。上级收到了老王的电报，说准备跟颜红光见面。”

刘沛一拍大腿，说：“果然！就是这则电报坏了事！”

宋烟桥皱眉，让刘沛说详细点。

原来，老王叫王振祥，在得知颜红光的信息后，在不该发报的时候发了报，日本人前来抓他时，他举枪自杀失败，被日本人抓获。

宋烟桥告诉刘沛，自己这次来的任务，就是营救老王，并且要去教堂找陈思远，取一把黄铜钥匙。

教堂外，穿着一条大红色的长裙、拿着一本《圣经》的年轻女共产党员舒婕，已经机敏地发现了包围教堂的日本特务们。

她镇静地走进教堂，发现了假扮神父的横烟，也发现了假扮修士的岸谷。岸谷目光游移，根本不是一名修士该有的目光。

舒婕默念了一段祷词，起身去了刘沛家。

刘沛惊愕地看着舒婕，责备她不该在全体静默的时候找自己。

舒婕却告诉刘沛，教堂联络点已经被特务布控了。

刘沛想到要去教堂取钥匙的宋烟桥，不禁自语道：“这是个圈套！”

刘沛咬咬牙，递给舒婕一块表，说：“我要是托人联系你，会戴着这个。这表是停的。看清楚，一点五十八。它是唯一暗号。”

舒婕点点头表示明白，同时脸上一红，叫刘沛一有老王的消息，便立刻联系自己。

厨房里，刘太太看着擦拭手枪的刘沛一脸紧张，问道：“你要去哪儿？”

刘沛笑着，给太太倒了一杯宋烟桥给的洋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并且一口喝干了。他慢条斯理地塞好瓶盖，掏出刚才给舒婕看的手表和一张名片递给太太：“不要拨它，记住，别拨。要是天黑我还没回来，老宋来了的话，你把手表和这个交给他。”

刘太太噙着泪点点头，说：“知道了……我等你回来。”

刘沛摆摆手，消失在巷子里。

教堂外，横烟和岸谷还在蹲守。

刘沛一出现，便被几个日本特务盯上了。刘沛也不急躁，反而摸出香烟，走近特务，说：“爷们儿，借个火。”

日本特务递给他一盒火柴，刘沛还了他一支烟，说：“来根儿？”

特务笑着摆摆手拒绝了。

刘沛点燃香烟，跟特务闲扯了一会儿。日本特务见他只是来闲聊的，便不耐烦地走开了。刘沛扔掉烟头，镇定地走进教堂，一进门，便看见了假扮神父的横烟。

“神父，我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人世间为何有罪恶和苦难？”

横烟一怔，不知道来者是何用意。

刘沛也不顾横烟，自言自语道：“我想到了答案……因为我和魔鬼同在！”

说时迟那时快，刘沛掏出手枪向横烟射击，横烟完全没有意料到刘沛的举动。

可老天似乎偏要开个玩笑，刘沛的第一发，竟然是臭弹。

这下横烟和岸谷反应过来了，立马开枪将刘沛打翻在地。鲜血从刘沛身上汩汩流出，横烟扑上去按住了刘沛的伤口：“回答问题，我让你活！你是谁？你的上级是谁？”

刘沛已经失去意识，只有嘴唇蠕动着，似乎在说着什么。

横烟把耳朵靠过去，命令道：“大点声，快说出来：我能救你！”

哪知刘沛突然跃起压住横烟，并死死掐住他的喉咙！一旁的岸谷看着不断挣扎的横烟，一枪托砸向了刘沛。

刘沛本就是回光返照，剩最后一口气了。遭到这下重击，他倒在横烟身上，顷刻间便死去了。

听到枪声，教堂内外早就乱作一团。

此刻，宋烟桥被助手大蹕儿拉着，来到了教堂门外。此刻，刘沛的尸体刚好被抬了出来。

大蹕儿一惊，叫道：“老宋……”

“别停，正常拐弯，离开这儿。”

大蹕儿的黄包车一直没有停下，宋烟桥克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再看刘沛一眼。

他一路来到刘沛的住所，刘太太欣喜地开了门，却发现来者不是刘沛。

“嫂子，把东西收拾一下，跟我走。”

刘太太摇摇头，噙着泪：“刘沛不回来，我哪儿也不去。”

宋烟桥心里一痛，想：“他……恐怕回不来了，他……牺牲了。”

宋烟桥不忍再看惊愕又痛苦的刘太太，只能轻声说道：“这里不安全了，车在楼下，立刻跟我走！”

车上，刘太太拿出手表和那张名片，告诉宋烟桥刘沛交代自己

的事情。

宋烟桥问：“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刘太太摇摇头，说：“这表，老刘只说了别拨，还留了张名片。”

宋烟桥拿起名片看了看，是英文的，内容是舒小姐的联系地址。

宋烟桥按照地址找到了舒婕家，敲了敲门，问：“这是舒小姐家吗？我是大班洋行的，有些文件要抄写。”

“太晚了，明天来吧。”

“文件来得急，烦劳舒小姐帮个忙。”

过了一会儿，舒婕打开了门，打量了一下宋烟桥，并用余光扫视了四周的街道，说：“进屋说。”

第二章 相遇

进屋后，宋烟桥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沓全是英文的纸，递给舒婕：“这是底稿，真是急得要命了，我可以加钱。”

“你第一次找我吧？我好像没见过你。”

“我可早知道舒小姐。沈阳大归大，但能做英语抄写的也没几个。”

舒婕笑着说：“您稍坐，我估个价。”

说完，舒婕拿着文件走进了屋。

半晌，屋里的灯全灭了，子弹上膛的声音在黑暗里格外明显。

舒婕拿着顶上火的枪指着宋烟桥，说：“你不是洋行的。”

宋烟桥注意到舒婕拿枪的姿势十分标准，说：“你也不是抄写员。”

“……你是谁？”

“朋友。”

宋烟桥示意舒婕看自己左腕上的表，说：“你应该认得它。”

舒婕的枪口对着宋烟桥，她举枪放在腰的一侧，脚尖和枪口的方向高度一致。这一切都被宋烟桥看在眼里。

舒婕认出了手表，于是收了枪，点燃了桌上的煤油灯：“刘沛呢？”

“……牺牲了。”

“怎么可能？”舒婕一脸不可置信，“在哪儿牺牲的？怎么牺牲的？”

宋烟桥面无表情，说：“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是谁？”

一番“审问”后，宋烟桥站起来跟舒婕握手，说：“你叫我老宋就行。”

“对我的审讯结束了？我叫舒婕……我强烈要求组织，尽快营救老王同志！”

宋烟桥人已站在门口，高声说道：“你开的价太离谱了。我不能接受。我再找别家吧，打扰。”

接着，他压低声音：“不要再穿这身红裙子，太扎眼了。我能说句实话吗？舒小姐，如果地下工作者的满分是十分，你只能得半分。再见。”

宋烟桥反手关上门，留下一脸傲慢的舒婕。

门外，大蹕儿在等着老宋。宋烟桥摇摇头，说：“钥匙落到日本人手裡，没指望弄回来了。我有个备用方案，可以试一试。”

大蹕儿觉得，宋烟桥又要违反命令了。

可是，他愿意跟着宋烟桥出生入死。

沈阳“满铁”警察署走廊。

岸谷追着横烟，要向他报告颜红光的情况。

横烟表现得很不耐烦，在得知岸谷把有关颜红光的研究报告誊写了两份，还上交了总署后，他长叹一口气。

“你是不是精力过剩？瞧吧，你很快就要倒大霉了！”

走了两步，横烟又回头补充了一句：“很快！”

果然，在岸谷下班后，警署外停了一台黑色轿车。

穿着便装的石川少佐下车。

他冷漠地向岸谷走来，并且直勾勾地盯着他。

岸谷有些胆怯。

“岸谷雄一，你跟我来。”

“是！”

石川把岸谷让进了副驾驶座，岸谷隐隐约约觉得，后座坐了一个大人物，却不敢回头看。

“你，谈一下上个月的颜红光暗杀事件。”石川命令道。

“报告！那个案子……子弹偏斜角度很大……凶手枪法很准。就好比……在咱们警察署大门外，打一只房顶上散步的小猫……的尾巴！”

背后没有回应，岸谷不敢继续往下说了，只能在可怕的沉默中等候。

“你的报告，我已经看过了。”慵懒的声音从后座响起。

“啊？可我的报告才刚交上去，您就已经……”

一只戴了黑色皮手套的手从后面伸过来。

岸谷小心翼翼地握住了。

“我叫土肥原。”

岸谷傻了，下意识地缩了一下手，却被那只戴了黑色皮手套的大手一把握紧。

“岸谷雄一，你将有一份新的工作，成为我奉天特务机关的人，此事不准对任何人透露，包括你的老师横烟。”土肥原微笑地说。

“是！先生！”

岸谷极力克制着激动和喜悦。

沈阳莱斯勒酒吧内。

留声机转动，化了装的宋烟桥慢条斯理地走进酒吧，打量着目标人物——公子哥打扮的邵熠辉。他坐在贵宾卡座，和几个时髦女郎喝酒谈笑。

不多时，邵熠辉请宋烟桥一叙。

宋烟桥请他帮忙救出一个人，并在名片上写下“王振祥”三个字。

“你想办到什么份儿上？”

“引渡到少帅管的监狱。”

“戴红帽子的，少帅是一个不杀，一个不放。看这意思，这人的红帽子坐实了？”

宋烟桥沉默不语。

“这个人在你们那儿有多重要？”

宋烟桥还是没有回应。

邵熠辉轻蔑一笑，说：“别误会。我的意思是有些钱可以赚，有

些钱……我犯不着。满洲要变天。要是说你非办不可，我可以想想办法。”

宋烟桥起身行礼，说：“告辞，祝您发财。”

还未走出几步，邵熠辉打了个响指，说：“昨天，有个女的来找过我，也要这个人。”

宋烟桥的脸色顿时变了，他想到了对王振祥格外上心的舒婕。

再回头时，他脸色已经镇定如初，说：“没错，我派她来的，怎么？她礼数不周冒犯邵爷您了？”

“没有，经常有杂七杂八的人托我办事。她那样的雏儿来找我，我是不当真的。你应该直接来。”

“的确如此，那件事就拜托您了。”

邵熠辉怪笑着，瞥了眼离去的宋烟桥。

离开了酒吧，宋烟桥带着大蹕儿，冒着雨径直见了舒婕。

对于舒婕擅自行动，险些破坏计划的行为，宋烟桥十分不满。

舒婕却依旧高傲，正准备跟他理论，大蹕儿几个喷嚏，打断了二人。

舒婕给大蹕儿烧了水，叫他洗完澡再走，大蹕儿对舒婕很感激。

水放好了，舒婕拉上了帘子：“衣服要不顺带给你洗一洗？”

大蹕儿声调立马提高了，说：“不！不用！衣服不要管！”

舒婕闻言上了心，说：“知道了。”

帘子里传来大蹕儿洗澡的水声，舒婕轻轻来到大蹕儿的衣物旁，摸他的衣兜。

莱斯勒酒吧内，邵熠辉受土肥原的要挟，打电话给宋烟桥，打